

對基辛格說“不” ——特立獨行的聖路易左岸書店

1999年的某天，聖路易左岸書店的店主克裡斯·克萊迪恩斯特女士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聲稱是基辛格新書的公關宣傳員，希望能在左岸為基辛格舉辦一次新書發佈會。對這樣一個任何一家書店都夢寐以求的機會，克裡斯卻禮貌地拒絕了，理由是基辛格是參與發動越戰的戰犯。第二天，左岸書店對基辛格說“不”的新聞就上了許多報紙的頭條。



位於聖路易中西區的左岸書店

這不是左岸書店第一次鮮明地表示自己藐視權威、無視主流的政治立場。1998年，在不確定伊朗政府是否真的會取消薩爾曼·拉什迪追殺令的情況下，左岸書店就迫不及待地請他做了讀書分享會。左岸也從未像那些大連鎖書店一樣，將拉什迪的《撒旦詩篇》下架。但當《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發表歧視跨性別者的言論時，左岸卻宣佈書店將不再出售羅琳創作的任何小說。同樣，2020年，尼娜·卡明斯出版新書《美國污垢》，書中對墨西哥人的刻板描寫和有關非法移民的不實資訊也促使左岸取消了作者與讀者的見面會。

美國的獨立書店大都有自己鮮明的藏書經營特色和“以社會使命為導向”的歷史傳統，左岸書店更是如此。這家繼承了巴黎左岸左傾進步傳統的獨立書店成立於1969年，由一群反對越戰、支持民權運動的華盛頓大學研究生用500美元和一堆捐贈的二手書創建。創始人之一拉裡·科甘當年就因在反戰示威遊行中扔爆竹而入獄。雖然他很快因關押被判違憲而出獄，他的名字卻上了市警局紅色防爆小組的黑名單。1979年，當地一家女同酒吧發生爆炸，紅色防爆小組的一名偵探也找到拉裡調查。此時距他扔爆竹已過去了十年的時間。

早期的左岸書店位於華大附近的街區，初衷是創建一家可以買到各種文學書籍的純文學書店。克裡斯曾回憶，書店的創始人之一就對她母親表示，萊昂納德·科恩的詩歌很低眉。當時，這位後來被譽為“搖滾樂界拜倫”的加拿大詩人剛獲得總督獎，這是加拿大文學界的最高榮譽。很快，左岸便成為中西區為數不多的一家出售左傾書籍的書店，包括社會主義、女權、民權、同性戀和其他另類文化。它也是當時聖路易唯一一家可以買到滾石雜誌的書店。有一段時間，書店把《毛主席語錄》的英譯紅寶書擺在結帳櫃檯上出售，這自然也招來了紅色防爆小組的造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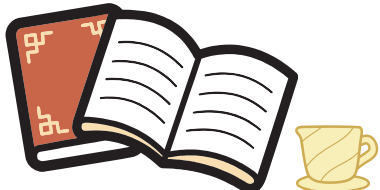
1974年，21歲的克裡斯從華盛頓大學英文系畢業，成為左岸書店的第一位正式雇員。不久，書店的集體合作經營方式因內部不和而解體，書店本身也遇到財務危機和來自附近其它兩家書店的競爭。克裡斯和另兩名雇員接過了頻臨倒閉的左岸書店。靠著幾種理想主義的年輕心靈和1萬3千美元的讀者捐款與銀行貸款，左岸書店從華大附近的德爾瑪街遷移到了現在的中西區。事實證明，搬遷是非常明智的舉動。中西區位於聖路易的心臟地帶，它不但有豐富的歷史和不同族裔的居民，還有形形色色的遊客和活躍強大的同性戀群體。克裡斯本人也在70年代出櫃了自己的女同身份。不過，哪怕是在這麼一個絕佳的地理位置，哪怕左岸書店漸漸成為中西區一道不可替代的風景，它在幾十年的歲月裡仍然是起伏浮沉，危機不斷。但無論是90年代的連鎖店打壓，還是新世紀初亞馬遜網購的崛起，左岸書店都依靠一批忠實的顧客捐款度過難關。他們自稱是“左岸書店文學之友”，每年定期向書店捐款。今年聖路易遇到百年一見的暴雨，左岸的地下室進水，很多書籍被毀，又是這批讀者捐款幫助修復損失。



店主克裡斯·克萊迪恩斯特女士

作為華大英文創意寫作班的學生，我對左岸書店和中西區都不陌生。讀書期間，我和同學們常去那一帶參加詩人小說家的閱讀朗誦活動，大多數時間在左岸書店，有時候也在現在已經關閉的達夫餐廳，這裡曾經是聖路易的文學雜誌《斯堤克斯河》每月星期一定期舉辦文學朗誦會的場所。2007年，我和合作者傑森·索摩合作翻譯的王小波《卡夫卡小說集》在美出版時，我們也在左岸書店舉辦了簽書討論會。左岸每年主辦300多個讀書分享會和其他文學活動，邀請的作者既有像希拉蕊和托妮·莫里森這樣的名人，也有本地出身的普通作者。6月16日是紀念喬伊絲·基爾·約翰遜誕生的布魯姆日，每年的這個日子，聖路易的文學怪咖們會在左岸聚集，參加晝夜不停的《尤利西斯》接力朗讀會。

不過，真正開始熟悉中西區和左岸書店的時間是2019年。那年暑假，我和先生回湖北做學術調研。在我們離家的幾個月時間裡，家裡的房子因水管破裂而毀壞。在等待房屋維修的大半年時間裡，我們湊巧地租到了位於中西區威斯敏斯特街的田納西·威廉斯故居。我們就住在田納西童年時代住過的那套公寓：3W



田納西故居。三樓左邊的公寓

這是一條佈滿歐式建築的百年老街，步行到左岸書店只要五六分鐘的時間。除了田納西，這條街上還住過另兩位名人：現代派詩人鼻祖T.S.艾略特和搖滾樂先驅查克·貝裡。如果你有興趣多走幾條街，你還可以拜訪女權文學先驅凱特·蕭邦的故居和“垮掉一代”文學運動的始發人之一威廉·巴勒斯的故居。中西區還住過一位為中國文壇熟知但卻被美國文壇遺忘的女作家項美麗。她是30年代《紐約客》駐上海的記者，也是唯美派詩人和出版家邵洵美的小妾，一生寫過54本書。

反叛與創新，是中西區出身的文學藝術先驅們的共同特徵，也是滋養左岸書店的肥沃精神土壤。書店所在的十字路口就是聖路易的作家角，分別擺放著田納西、艾略特、凱特·蕭邦和威廉·巴勒斯的半身銅像。豎立在左岸門口的是巴勒斯，黑色的口罩戴在眼睛而不是嘴上，不知是無意還是有意為之，總之透出一股濃濃的反文化和特立獨行的氣息。



威廉·巴勒斯的半身銅像

書店所在的大樓是一棟建於1905年的三角形建築，由我喜愛的四種顏色組成：磚紅色的大樓、黃綠色的門面和用黑白兩色字體寫成的招牌。樓房不高，店內的空間也不大，但裡面的落地玻璃窗、挑高天花板和朝天大吊燈卻創造出一種寬敞溫馨的氛圍，讓讀者願意在裡面徜徉流覽，忘記時間，忘記紛擾的現實。書店的地下室是出售舊書和舉辦小型藝術展覽的地方，一排排木質書架將逼仄的空間巧妙分割，營造出一種迂回曲折的體驗，隱秘而幽靜，不時給人驚喜，也免卻顧客面面相覷的尷尬。



左岸書店的大廳

與宜人的空間設計相比，左岸書籍的選擇和安排更具深度和特色，反映了店員深厚的閱讀背景。和美國大多數獨立書店一樣，這裡的很多店員本人都是作家和藝術家，有的出過書，有的當選過聖路易的桂冠詩人。有時候，一名顧客走進左岸，詢問一本“有著紫色封面的書”，句子還沒說完，店員就會飛奔到一排書架，抽出那本紫色封面的書。顧客問一本關於一個希臘傢伙的書，店員會糾正她說，“不對，那傢伙是義大利人。”更奇妙的是一位記憶力驚人的店員，他可以準確地說出某一特定引言所在的頁數。這些博覽群書的怪才在這裡工作自然不是為了錢，儘管書店只要有額外收入，克裡斯就會和大家平分。

書店的櫥窗設計一般都圍繞一個主題精心選擇相關書籍。比如六月是同志驕傲月，櫥窗裡就會擺放著LGBTQIA主題的書籍。我在眾多的書籍中一眼就看到朋友女兒安吉拉·陳寫的《無性戀：欲望、社會和性的意義》。她在許多主流媒體做過科技記者，目前在《連線》雜誌負責創意開發。這本書是她在沃克斯傳媒工作時接手的一個項目，用訪談、研究和個人經驗探討了無性戀在一個以“強制性欲”為運作方式的文化中的所遇到的種種形而上問題。該書在2020年被NPR列為年度最佳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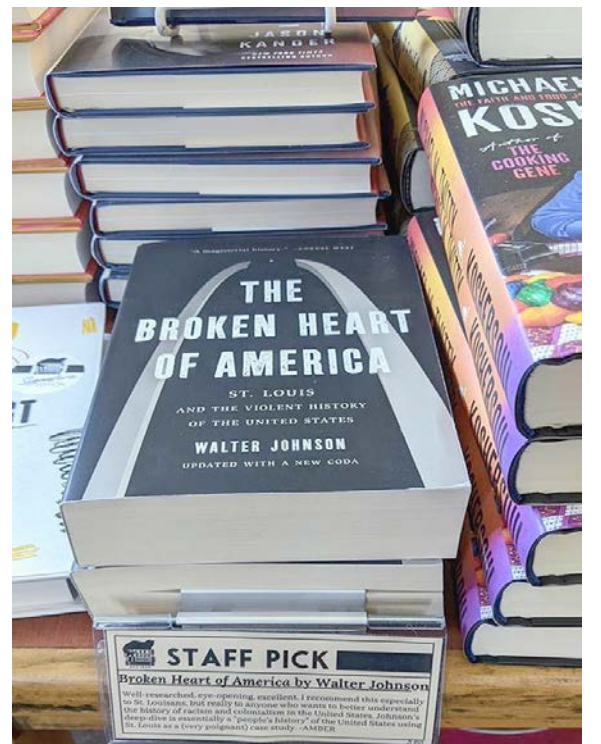
進門的右手是新到小說的書架，左邊是讀書俱樂部正在閱讀的書籍。除了書店自己的八個定期讀書俱樂部以外，左岸還有很多臨時和私人的讀書俱樂部。正對門的展書主題應該是環境與氣候變化，然後是新到的非虛構書籍。再往前走就是分門別類的各類藏書，當然嚴肅文學和非虛構類占的比例最大，不過也有科幻、神秘、浪漫、懸疑和恐怖等書籍。因為安排得當，嚴肅與消遣讀物並列一點也不違和，可見品味決定一切。店員推薦的書籍遍佈全店，一般都放有一個寫著推薦理由的小牌子。下面這本書寫的是聖路易種族暴力的歷史，標題叫《美國的破碎心臟》。中西部被認為是美國的心臟，而聖路易又是中西部的核心，所以聖路易又有

張洪凌

美國心臟的心臟之稱。該書是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2021年的人圍作品，也是一直位居左岸榜首的暢銷書。店員寫的推薦很到位，說作者其實是選取聖路易做個案研究，用這個最具美國特色的河畔城市說明種族資本主義的殘酷。

本期主編：程寶珠

園地公開。任何來稿、建議、批評，請電郵：
stlwritterclub@gmail.com
Phone: (314)434-2892



《美國的破碎心臟》

左岸書店的藏書豐富而繁多，同時非常注意針對時事和本地人的口味選書。聖路易一半的人口是黑人，因此店內適合黑人品味的書籍很多。我非常喜歡位於書店中心位置的本地書架，擺放的都是關於聖路易或者由聖路易作者寫的書籍，我的三個老師的書都在這裡陳列過。我的夢想是把阿卡迪亞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形象》裡的聖路易系列搜集齊全，但我發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套書起碼有五六百本，每本都價格不菲。

左岸專門開闢了一個童書空間，由我們學生時代常常光顧的咖啡館改造而成。童書類特別注意選擇以女孩和少數族裔為主人公的書籍，增加兒童閱讀的認同感。從2009年開始，左岸和本地的公立學校合作，定期向貧困兒童捐贈閱讀書籍。2014年，聖路易縣的弗格森鎮發生震驚全美的黑人騷亂。稍後左岸便與弗格森小學合作創立天使樹閱讀項目，給全校每名師生和圖書館定期贈送書籍。今年年初，針對美國公立學校愈演愈烈的禁書事件，左岸書店基金會設立“識字與正義”的項目，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募到1萬美元的捐款，免費將下架的爭議書籍《最藍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和漫畫書《鼠族》和《阿特·斯皮格曼》贈送給需要的學校和個人。

左岸書店在美國的獨立書店排名上雖然常常名列前茅，但它遠沒有店裡的一隻黑色小貓知名。這只貓叫史派克，以美國知名黑人導演史派克·李命名。史派克是一隻流浪貓，在書店附近的一個垃圾箱旁被店員發現並收留。後來它便把自己當成了書店的真正主人，經常在店門口招呼顧客，在店裡最忙的時候呼呼大睡，對自己的兒童粉絲團不置一顧，出席嚴肅的作家分享會並在無聊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打斷滔滔不絕的作家。它最喜歡的三本書（最喜歡蹲在上面的）是《不合作的壞脾氣小貓》、《如何跟你的小貓討論槍支安全》和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自傳體小說《鐘形罩》。2012年，史派克當選為全美書店的年度之貓；2017年，它的照片被收入聖路易寵物指南，成為本市四隻超級有名的看店寵物之一。



看店的史派克

遺憾的是，2019年的12月21日，史派克因患癌症去世，沒等到他最喜歡的耶誕節。第二天，潮水般的同情和哀悼湧入書店，忙得不可開交的店員們只能一邊流淚一邊工作。史派克不是書店的第一隻貓，在它前面書店收留過另外兩隻流浪貓，在它之後又有一隻名叫奧爾良的真貓駐進左岸。奧爾良很害羞，我去了好幾次也沒有見到它的真顏。不過，它有一個Ins帳號，時常發一些自己的照片和書店的資訊。

2019年，為了慶祝左岸書店的50歲生日，它在中西區的馬勒舞廳舉辦了盛大的店慶活動。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左岸書店不僅沒有倒閉，還守住了自己為少數派站樁、為沉默的大多數代言的初心，成為密蘇里州這片深紅州的上空一抹耀眼的蔚藍。當克裡斯和合夥人在1977年買下這家書店的時候，他們想讓左岸成為中西部自由思想的一小方聖地。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還在朝這個目標努力。

此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書《全球書店步行》第二輯。